

◆ 读书笔记

联话爱莲池

——读《邵阳名胜楹联集》

伍想德

前几天,市楹联学会会长邹宗德先生赠送我一本由他主编的《邵阳名胜楹联集》。正如为此书作序的周玉清先生所言:“出版《邵阳名胜楹联集》一书,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是邵阳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这既促进了楹联文化的发展,又集中展示了邵阳楹联作者的风采,同时也能让读者领略邵阳文化之厚重,人文之鼎盛,山水之妖娆。”

此书的众多作者用了3年时间,写了100多个景点。编者从每个景点精心筛选30副左右,全书楹联共计达3000副以上,真是“佳联振笔三千副,美景吟诗一百题”。我虽不会写诗作对,但我特别喜读这本楹联集,更喜《爱莲池》篇中的楹联。

清人钱沅联曰:“人同心,心同理,数语遂成定说;美斯爱,爱斯传,千秋犹见高风。”邹宗德先生联曰:“周子辟方池,碧浪通江,千年水月连资邵;残垣封厚土,清风击壤,一缕馨香射斗牛。”

宋治平四年(1067),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来邵阳做官。他酷爱莲花,在治所附近辟池种莲,“池方形,广十余亩,与江水通盈涸。池周砌石为墙,环植垂杨”。《爱莲说》恰是其抒发钟爱莲花情感的结晶。

周玉清先生联曰:“淤泥不染清莲节;邵水常涵君子风。”陈建湘先生联曰:“莲出淤泥,不染污尘,君子禅心萦雅韵;池摇翠叶,常涵灏气,濂溪逸志著名篇。”《爱莲说》正是周敦颐的托物言志

之作。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他通过对莲的形象的描写,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表现了自己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的胸襟。从“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和风节,寄予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莲花之美在于一个“洁”字,莲花身处污泥之中,却纤尘不染、不随世俗、洁身自爱,天真自然,不显媚态。句句说的是莲花,而句句又都是在说君子的道德品行。周敦颐运用对比、反衬手法,以菊、牡丹反衬莲花之美,莲花之高洁。

袁小伟先生联云:“君子亭中无俗客;爱莲池畔有书香。”

爱莲池,不仅以优美环境著名,而且是邵阳教育史的见证。爱莲书院就在爱莲池畔,建于清咸丰四年(1854)。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人士滕骥在爱莲书院旧址创“滕氏女塾”,1911年成立爱莲女学。1922年更名为邵阳私立爱莲女子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为女子解放作出了贡献。这里诞生了曹素、滕淑良、谢可等女界名流,也培养了蒋芬、伍芝等女子教育家。这里还是中共宝庆特委的活动地,李芬、邓益等革命烈士都是爱莲女校的学生。1950年后,被改为资江公学、三联中学,后来改为邵阳市第三中学。那时团市委在这里办了团干班,我曾经在这里参加了团干培训。

濂溪书院,是由东山寺的希濂书院

和东山书院合并而成,为当时邵阳区域士子求学深造之地。邓显鹤曾应聘主讲濂溪书院,他工诗善文,一生编著文献1000多卷。辛劳清贫一生的他,终倒在濂溪书院的红木书案上。

邵阳之所以能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周敦颐的功勋是巨大的,邵阳人们敬重他、景仰他,他的人品、学识、官声曾影响了无数的邵阳贤达。他兴办教育,把州学迁到东山寺,常到州学讲课,邵阳境内的教育基础逐渐厚实、文化人逐渐多起来。自周敦颐以来,邵阳境内形成的尊师重教传统,一代一代发扬光大,修建了许多书院,创办了大批义学、社学和私塾。

胡贵程女士联曰:“墨迹仍犹在,记取当年画里荷香,诗中燕影;古风已不存,感伤今日池边残柳,亭外孤云。”

周子的《爱莲说》已成千古名篇,但画里荷香和诗中燕影只留存人们的记忆中,爱莲池只剩下池边残柳和亭外孤云了。宝庆十二景之一的爱莲池没有留存下来真是一件憾事。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犯境,爱莲池周边建筑和君子亭被毁。后来,爱莲池莲萎柳谢,水干岸裂。1973年,莲池淹没,唯留下一条短短的爱莲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邵阳有识之士,一直在为恢复爱莲池而奔走呼吁。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新 书 讯

萧克寒长篇小说《山霞》出版

子云

近日,新邵县作家协会主席萧克寒历经四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山霞》,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以风景区天龙山和十重大界为背景,通过讲述谭宝山、吴彩霞等几

名年轻大学生在湘中“天龙大界”克服重重艰险自主创业、开掘旅游文化、磨砺人生意志的曲折故事,充分表现了新时期年轻人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的主体风貌。作品三十几万字,大气磅

礴,情节跌宕起伏,湘中梅山文化气息浓郁。由于作家长期耕耘散文,这部小说文字清新优美,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前,萧克寒出版有散文集《晴色山路》《山泉在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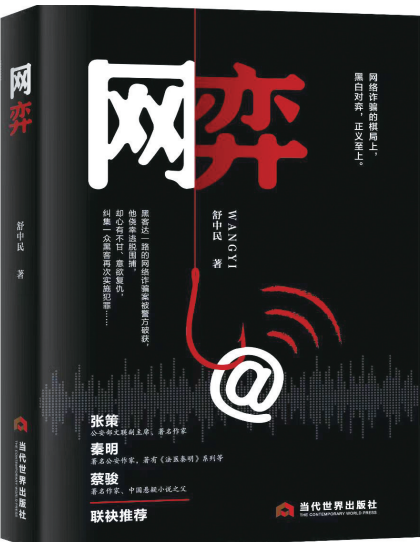
谢永华散文集《清風在上》出版

袁姣素 唐志平

近日,谢永华散文集《清風在上》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谢永华,邵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开福区作协副主席。《清風在上》是谢永华的第一部散文集。该书中,既有作家自己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也有异乡的人事。这些小事就像一股清泉,从作家心中流淌出来。正如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谢宗玉在序中所述,谢永华语言清新、幽默自然,感情丰富细腻,富含哲理,平凡中见质朴,调皮中又有几分可爱;既有感性的描述,又有理性的思考,既有散文的真情实感,又有小说的幽默风趣,它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湖南省评论家协会主席陈善君评价道,谢永华的散文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前的主流散文和其后的个体散文的有机接续,是乡土散文和游记散文的有机融合,是生活散文和感悟散文的有机统一,是当下散文园地中的一间别具特色的“农家乐”,散发着原生态的气息和芬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在本书推荐语中写道:“谢永华的散文所记述的多是凡人小事,但我从她质朴的文字里读到了一颗向善之心,一种美美之情。她真挚地追逐文学而去,文学也回报她一个敞亮的精神空间。”

著名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编审顾建平写道:“谢永华的散文,文字质实,细节丰盈,兼具叙事之真、识见之诚与抒情之美。朴素平凡的生活,经由她的凝视视角顿生情丝缠绕,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是本色写作的珍贵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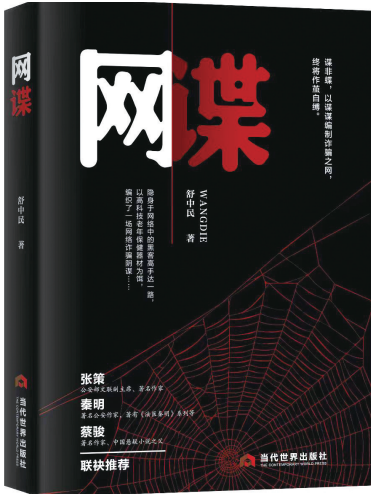
舒中民长篇小说《网探》《网弈》出版

钱媛媛

近日,舒中民的长篇小说“网探三部曲”之第二部《网谍》、第三部《网弈》(第一部《网探》2021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舒中民,新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小说学会理事,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城市背影》、长篇小说《英雄简史》《非常之罪》《蛊惑》等,曾获金盾文学奖。

“网探三部曲”以公安网警在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的非常之时,以非常之志践行中央决策和部署,有力地打击有关电信网络诈骗、尖端技术盗窃等多重网络犯罪为主题。《网谍》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主线:假冒伪劣的老年医疗保健器械悄悄流向市场,命案接连发生……看似毫无关联的表象背后,是一个名为“魔法鹦鹉”的暗网世界。网警丁杨与刑警肖可语受命展开调查追捕,他们剥茧抽丝、紧追不舍,伺机揭露变幻无常且暗黑的网络阴谋。

《网弈》围绕“尖端技术盗窃”展开情节:某高科技研究所技术失窃、主管调查人员莫名失踪……网警丁杨与当地警方精诚合作,致力于将隐藏在虚拟世界的幕后主使缉拿归案。



◆ 印象记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林日新

也许,祖父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孙子会把他视为文学启蒙老师。我6岁时,父亲患了重病,母亲整天愁眉苦脸,爷爷就让我随他住。从此,童年的我就在祖父的庇护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祖父每晚都会给讲“白话”,最先讲的是《封神榜》。那时,我根本分不清哪是历史,哪是“白话”,反正只要有趣,我就爱听,特别是那些打仗的“白话”,更是到了可以“废寝”的地步。然后,祖父往往讲到最有趣的时候就打住了,说:“好了,今晚就讲到这里,我要睡觉了,明晚再讲。”过了一会儿,祖父便鼾声大作,任凭我怎么喊,怎么踢,就是叫不醒他。我不知是计,不上两分钟也迷迷糊糊沉入梦乡……

不过,祖父知道的故事有限,讲了几晚便没有新的了。于是,他便教我背唐诗。一首诗他教了三遍后,便让我背诵。有时,他起头,让我接下句。有时,他起个头,然后让我背完整首诗。那时,我对念的诗句,大多不理解,有时因为不明其意思,随意用谐音胡念一番。祖父也从纠正,只是捏着那束长长的白须大笑。

我读三年级时,认得不少字,喜欢翻阅小姑的初中教科书,看书里的图片。小姑有时也会从学校带小人书回来,边看边说给我听。慢慢地,我迷上看小人书。祖父知道后,时常会从有限的生活费里拿一角钱,给我到合作社买一本小人书回家,但他规定我看了后要讲给他听。这种激励式的看书法既培养了我的阅读能力,又锻炼了我的口头表达能力。改革开放后,祖父常翻越雪

价准确,才能更好地体现评传作品的评议性、学术性和公正性特征。传主尹晓星涉足多个艺术领域、拥有多个文艺社团领导头衔,“评传”一书只择其“音乐家”一点。而后根据这个评价定位进行选材,着重选取表现传主在音乐创作、音乐评论、音乐编辑、音乐组织、音乐研究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事迹实例。在所选取的材料中,有的是传主作品自述,有的是别人给予传主的褒扬评价,有的是社会产生的广泛反响,而更多的是本书作者对传主的科学、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传主形象血肉丰满,真实可信,令人信服钦敬。

语言质朴,雅俗兼顾。“评传”一书的作者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做到雅俗兼顾,充分展示出作者熟稔音乐专业知识,熟悉湖湘及至全国现代当代音乐发展史,且能准确把握好评传体裁的写作要领,具有高超的语言文字驾驭能力。当然,“评传”一书也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书中有些章节,所举例证牵涉到作者本人与传主的直接交往关系,作者便抛开原来叙述评论用的是第三人称,而改用第一人称,以“我”的口吻对传主进行评说,这就造成前后人称不统一的小小纰漏。尽管如此,我认为此书瑕不掩瑜,丝毫不影响该书所传递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邝厚勤,词作家、文艺评论家)

峰山到界里(绥宁一带)收荒货,然后到镇上去卖。他看到荒货店有旧连环画或故事书,就为我换一两本回来。虽然他拿的书大多是断头缺尾的,但我却看得津津有味。于是,我就断断续续看了《林海雪原》《三家巷》《红岩》《金光大道》《创业史》等十多部小说。还有一本残书,前面二十多页不见了。我把书看了三遍,故事记得滚瓜烂熟,可就是不知书名。该书写的是解放前一家穷人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家破人亡,故事最后,主人公小马终于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五年后,我在城里读书时,到新华书店买书,选了一本《儿女风尘记》拿在手中浏览。顺手翻到一页,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我的“旧时相识”,顿时唏嘘不已,当即买下来,弥补我小时的遗憾。

在书的陪伴和浸润下,我渐渐成长。后来考上师范,走上讲台,我有了自己的书橱、书桌和书房。我不仅读书还写书,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最初投的稿子就像泥牛入海,我有点灰心丧气。爷爷知道后,查看了我的手稿,说:“你的字写得太差了。看我给你抄一遍,再投试试。”说完就顺手抽出一叠稿纸,然后亲手拿毛笔用小楷为我誊写一遍。想不到这样一来,居然中了——这就是我的小说处女作《矮子》。此后,我就像矮子上楼梯,步步升高。十年后,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时光荏苒,祖父已作古二十多年,我亦到了退休年龄。我曾在一篇半自传体小说中写道:“爷爷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对此,不少文友大为不解。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